



二姑妈

□ 砺刀石

直到现在，闭上眼，还能看见那只跟踉跄跄的公鸡。羽毛凌乱，茫然地站在漆黑的棺材盖上，16个大汉抬起棺材，晃得它站不稳，怯生生地缩着爪子。宽阔的院坝里，那口厚重的棺材静静抬起，里面躺着我的二姑父。

堂屋高高的门槛上，二姑妈软软地瘫在那里，一只手无力地伸向门外棺材的方向。几个女眷扶着，她分明在哭，却没有一点声音。那年我10岁，二姑父和二姑妈，都不过四十出头。

二姑父是做龙水小刀的。每逢赶集日，他便挑着亲手锻打的小刀赶去集市售卖，回来时，肩上总会多一块沉甸甸的生铁。回家后，往往早过了午饭时辰，却舍不得热一口正经饭菜，只端起二姑妈给他留的凉饭，泡上冷米汤，呼噜呼噜地大口吞咽。一边吃，一边把那块生铁放在屋檐下的铁砧上，反复端详，眼神专注而沉静，像在端详一块未经雕琢的璞玉。

二姑父性子极好，走到哪里，爽朗的笑声就跟到哪里，我们这些小辈去他家，

总能得到他最温柔的疼惜。可就是这样善良、勤快、踏实的人，从第一次喊头疼，到躺进那口冰冷的棺材，仅仅半年时间。那是我人生第一次听见“好人命不长”这句话，它像一根冰冷刺骨的针，狠狠扎进我的心里，许多年过去，都没能拔出来。

二姑父一走，二姑妈的天就塌了一大半。表哥和表姐那时还不满20岁，匆匆成家后便纷纷外出闯荡，一个去了南方打工，一个在龙水做生意。两家的4个孩子，像一群无人看管的小鸡崽，全都扑棱着翅膀，躲到了二姑妈这只老母鸡的翅膀下。最难熬的日子里，我见过二姑妈佝偻着背，在镇上的垃圾堆旁一点点的翻捡，她用一个农村妇女最笨拙、也最坚韧的方式，咬牙拉扯着4个孙儿，硬生生把他们从艰难的日子里，一个个拉了出来。她目不识丁，心里却比谁都透亮，知道读书是孩子唯一的出路。后来，表姐的生意越做越红火，表哥也在深圳站稳了脚跟，4个孙子个个争气，全都考上了大学，二姑妈肩上的千斤重担，终于慢慢卸了下来。

可她不肯跟儿女去城里享福，执意一人守着乡下的老屋。她把小院收拾得干干净净，一脚踏进去，心都会跟着安静下来。地面不见一点杂物，农具摆得整整齐齐，像列队待命的士兵。院门前，她种满四季常青的瓜果蔬菜，再点缀几从家常花草，一年到头青枝绿叶、生机盎然。我们这些在城里吸够了汽车尾气的侄男侄女，逢年过节最爱往这儿跑。坐在干净敞亮的院子里，喝一碗她亲手沏的粗茶，五脏六腑都像被清水涤荡过一般，说不出的舒坦安宁。

我最佩服的，是二姑妈对待儿女婚

姻里那股不卑不亢的硬气。表哥生得高大英俊，事业有成后心思渐渐活络，在外有了牵扯，回家便闹着要和表嫂离婚。二姑妈得知后，二话不说，一个电话把表哥狠狠骂了回来。她指着儿子的鼻子，声音不高，却字字千钧，像铁锤砸在铁砧上：“你媳妇在外帮你撑脸面，在家伺候老小，你如今翅膀硬了，要做忘恩负义的陈世美？你敢离这个婚，我就当没生过你这个儿子！”那股决绝的狠劲，硬生生掐灭了表哥心里的歪念。

表姐家也曾有风波。表姐做生意是把好手，家里渐渐宽裕起来。表姐夫应酬多，爱打牌。表姐气得跑回娘家哭诉，二姑妈没有半句软话宽慰，反而厉声说道：“回娘家做什么？自己选的丈夫，天大的委屈都要回去解决，我这儿不留人！”转头又打电话训斥表姐夫，话糙理正：“我把一头牛马嫁给了你！把你家操持富了，你这就要嫌这牛马了？”表姐夫灰头土脸地来接人，表姐还赌气不走。二姑妈眼一瞪：“两口子给我滚回去，我这儿住不下！”后来，二姑妈又教表姐：“谁再叫他打牌，你就去骂街！”表姐真的听了。有一回，表姐冲进牌室，二话不说，呼啦一下掀了桌子，又转身“啪”一记响亮的耳光，掴在男人脸上，打完转身就走。这一掀，把那些牌友镇住了。这一巴掌，也把表姐夫的牌瘾打掉了。

如今二姑妈快80岁了，身子骨依旧硬朗。我们去看她，她总是笑眯眯的，眉眼温和。她家院坝宽敞，坐在那里一抬头，就能望见对面山坡上二姑父的坟，坟头青草岁岁枯荣，年年茂盛。他们一个在土里，一个在人间，隔着不远不近的距离，静静守着这片共同生活了一辈子的土地。

(作者单位：重庆市大足区第三中学)



致燕子

□ 倪金才

燕子，自从你嫁给我
三月八日便不再是日历上
普通的日期——
它成了你的节日，你的底气
这一天，碗可以不洗，桌可以乱
你只管卸下围裙
理直气壮地给自己放假

燕子，自从娶了你
我便看清时光在你身上留下的印记——
第一根白发，第一道细纹……
一年三百六十四天
你在柴米油盐里
把日子熬成烟火
把自己活成妻子、母亲、儿媳

却忘了自己也曾是
需要被人捧在手心的姑娘
只有今天
你才卸下所有身份
做一回，只属于自己的王

去吧，燕子
去叠石花谷看野花肆意开放
去松鼠丛林听风自在歌唱
去任何你心向往之的地方
把笑声，撒在每一段路上

今天
我会擦净你望向远方的窗
点亮屋里所有的灯
等你，带着满面春风
回家

(作者系重庆市作协会员)

我爸 他走了

□ 老高

我爸 确切的说是我的岳父大人
他熬过了冬天 扛过了正月的团圆
终究还是在丙午年的第一缕春风里
化作了永恒

那天 原本是个艳阳天
谁曾想 时至中午 天色骤变
天空阴沉得仿佛要压到地面
满世界都是一片肃穆的灰
厚重的云层压在心头
仿佛连世界都要为他送别

爸静静地躺在病床上
脸色苍白 呼吸微弱却急促
眼睛倔强地睁着 不肯闭合
这是爸对人间最深的眷恋
也是他在和死神抗争

爸 您放心走吧 声音哽咽
一行泪 从他眼角缓缓落下
妻子轻抚着他枯瘦的脸颊
她没有哭出声 眼里却一直掉着泪
一滴 一滴 落在洁白的被单上
那是泪 也是心 碎成了千万片

输液管不再滴液
监护仪发出刺耳的长鸣
这位从孤儿院走出来的老人
这位从淮海战役的枪林弹雨中
冲杀出来的人民功臣
走完了他全部的人生旅程
这下 终于可以好好睡一觉了
他的人生 在九十六岁的春天里画上了句号
定格在正月十六的 15:35
凤凰山 成了他永远的归宿
从此 今后的圆月已不再圆

这一别 已成永远
我们为爸点燃一盏心灯
愿这微弱的光能照亮天堂的路
让他在天堂没有病痛 没有风雪

细雨纷飞 思念绵长
就让泪水化作天边的云彩
若有来世 我还会和您一起
端着酒杯 抑或是抽着香烟
讲我们各自军旅生涯的故事

爸 一路走好

(作者系中国作协会员)

砖缝内生长的蒲公英

□ 申军燕

下班途中，在小路砖缝里偶见一株蒲公英。小时候和母亲在荒地采摘蒲公英的画面，瞬间在脑海里闪现。

记忆驱使着我，弓下腰，伸手采摘。手碰到蒲公英叶片的刹那，感觉到叶片冰凉，让我的意识也清醒了。就这一株，摘它干啥？它虽长错了地方，却不应该被我破坏。

蹲在一旁，细细打量，锯齿状的叶子铺在砖面，汽车尾气扬起的细小微尘，落在叶片上，灰蒙蒙的，没有田地里长得好看。

心生怜悯，还是算了吧。然后起身，离开了这里。谁能想到，这株蒲公英却在我心里种下了一颗逆缘。从此，经过这条路，总会期待相见，看见了也会驻足几秒。有时候脚步匆匆，走过了，也会刻意退几步，只为一览芳容。

几天时间，眼见得着蒲公英，顶着花蕾，抽出挺直的花茎，开出了一朵金黄色的花朵。汽车尾气的灰尘，没能掩盖住它的鲜艳。蹲下去，凑近闻了闻，有一种

淡淡的香味。很庆幸，那天没有随手拔掉，不然怎能感受到此刻的美好。

花开花落花满天，情来情去情随缘。蒲公英开花，意味着儿孙满堂，也意味着儿女们很快就要走向远方。就像母亲今年春节说的一句话：“盼望着你们长大了，风一吹，像蒲公英一样飞走了。”

是啊！像我们这些在外打工的游子，春节就短短几天，从腊月二十五左右，在外的游子携带家眷，陆续回家，家里一天天变得热闹。大年初三后，一次次挥手相送。

迎接时，从两位老人，到一大家子人；送别时，由一大家子人，最后只剩下孤零零的两位老人。从欣喜到眼含泪水，跟做梦一样。

我想，这株蒲公英并不想生长在这里，它是被迫，让风强行按在这，又让砖缝内一丁点儿露水，勾引着，在这贫瘠的

缝隙内扎了根。当蒲公英的种子醒悟时，脚上已经沾满了泥土，已经身不由己，梦想已经遥不可及。这就像一个家庭的兄弟姐妹，从小一起长大，成年了，总会让生活、社会的压力，逼着他们各奔东西，走向自己被迫选择的人生路。

不管这条路喜欢与否，抬头想想日渐衰老的父母，低头看看自己的儿女，为了生活，必须得走出去。

此刻，能想象出，这株蒲公英虽然生长在贫瘠的砖缝内，但它也会把根扎得更牢，够深，尽力吸收养分，培育出健壮的蒲公英种子。我也相信，蒲公英的种子，面对恶劣的环境，依然会随风飘扬，告别母亲，寻找属于自己落脚的家。

生活虽然不易，但我们应该谨记，不管离家多远，心中依然怀揣着对父母的挂念。

(作者单位：重庆信人科技公司)

儿时打猪草

□ 胡林森

我是个业余选手。每天上学时，都要把破旧的书包放在空荡荡的背篋里，早早出门。学校离家本不太远，我却故意要绕好几面坡，只为能打到更多的猪草。下午放学，又从另外的坡绕道回家。一般都要等到傍晚时分，眼看背篋里的猪草越来越多，才会踏踏实实跨进家门：今晚不会挨骂了。

可很多时候，背篋是装不满的。猪吃草不比牛，老牛吃草不讲究，凡能嚼的通通都吃，到冬天枯草季节，连干谷草也能嚼出甘蔗味来，所以牛草都是胡乱割回来的。但猪却挑三拣四，所以猪草只能一棵一棵“打”，打猪草也由此变成了技术活。首先你得学会分辨猪草和杂草，练就一双火眼金睛，能精准确定猪草的坐标。还要有一双飞毛腿，迅速抢占有利位置，弯腰伸手抓住茎叶，同时火速出刀，直奔草根，这样一棵鲜嫩肥大的猪草才能顺利

到手。稍有迟疑，常被同伴抢了先机，就只能眼巴巴看着别人得意而望草兴叹。

夏天是猪草生长的旺季，风一吹、雨一下，猪草便疯长出来。这时上坡打猪草，就大可不必猴急猴急的了。那时，我们一般要约上三五个要好的伙伴，制定好行动路线，然后才从容从容地出发。遇到大家同时看上一棵猪草，彼此还会客气地谦让一番：“你先！你先！”反正坡上的猪草有的是，背篋迟早会装满的。即便是暑假期间，专业和业余的伙伴都会同时上坡，那些猪草也是打不完的。眼看大家背篋里猪草都冒出了小山，而太阳还迟迟不肯回窝，我们便会找一个阴凉的地方，放下背篋，轻轻松松地玩起来。

几十年过去，那些儿时一同打猪草的伙伴多已离开了故乡，再无音信。不过，我们那时的快乐，却依旧清晰地浮现在脑海中，永远也挥之不去……

(作者系重庆市散文学会会员)

